

THE
Saturday

訂案期百

禮拜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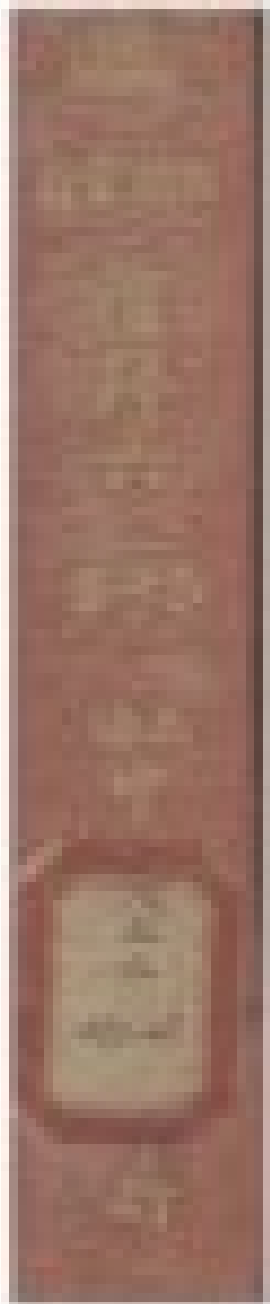
集七第

海上
中

八
三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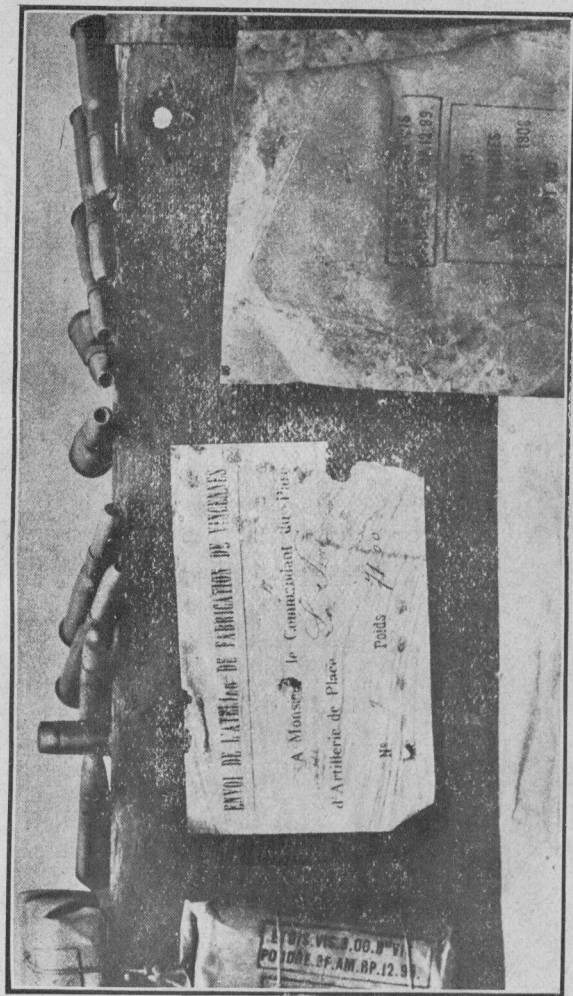
H328

行





歐戰中之特姆毒彈



Dumdum Bullets, Found In Laon.

比時利總督畢新將軍

德國參謀總長法爾更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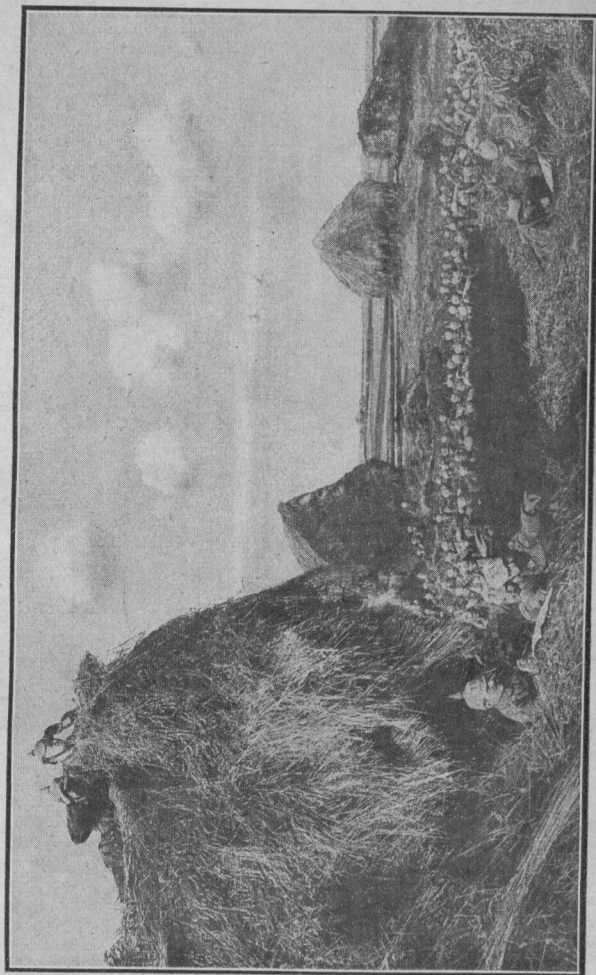
EXCELLENZ VON BISSING,
Governor General of Belgium.

MINISTER OF WAR VON FALKENHAYN,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禮拜六本期破斧沈舟著者
曲江無懷
江灣蔣文芳君馥如

步兵掩護中物窺敵情時攝影



Infantry under cover with a look-out shortly before breaking from the trenches.

週小刊說禮拜六第七集目錄

慕容大夫

斬黃袍

搗麝撈蓮記

燭影鐘聲

鸚鵡

詩人

賣梨童子

黑珠

黃金島

紅茶花

斷腸花

黑衣女郎

雅仙小傳

柏麥船長航海談

他自有夫

三十金

小鳳

馬二先生

瘦鵲

怪怪

天白

伯雄繡鐵

醉農

天白

L且生

瘦鵲

天白

藕生

鏤鐵

塵夢

半廢病俠

痴石生

珠珠日記

別矣

鬼影

玉霞珠沈記

葛蘭小史

枕底之函

證據

愛之果

風流教員

茉莉根

傘

懲妬

子騙

月明華屋

香夢

兩花石

魔梟

瘦鵲

幻影女士

履冰九成

比玉

谷神

病骸

半廢

鏡花女士

庸人

韋娘

瘦鵲

葵青

秀英女士

劍影

瘦鵲

小邨

天白

第

七

第

磨蝎宮

夢祝雙十節

酒徒之妻

白格登傳

陳大漢

列位光顧

鈍根騙我

四少奶奶

黃金之敵

慈母

鴛鴦島

薄命婦

門外冷得很

殺妻記

瞥見

心許

新婦化為犬

黎青

南柯子

瘦鵲

野民

雲南黃強

鈍根

泗濱野鶴

鈍根

天白

瘦鵲

野民

天涯傷心人

矢辛

天英女士

懺紅

鈍根

翠娜女士

帷影

余母之催眠術

走無常

雄辯之女學生

怨

有母在

啾啾……原來是老子

小竊之經驗

我心匪石

聚寶盆

蓮心

無名之俠士

三女甄

燈前瑣語

汪克

邂逅緣

癡妮子

瘦鵲

公一

恨人

佩英女士

鷓鴣

瘦鵲

劍秋

劍嘯

谷神

庸人

君肥

瘦鵲

小邨

幻影女士

月僧

毛葵英

審盒

六

拜

禮

小學生語

不老會

私願

農婦

俠妓

是前生註定事

一恨再恨

無名之俠士

將來……

幻影女士

庸人

瘦鵑

幻影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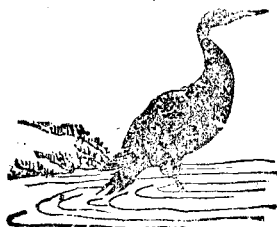
昂昂

劍秋

恨人

瘦鵑

筱瀛





小滑稽

慕容大夫

(小鳳)

慕容大夫烈生而神敏。十三通五經。十五舉於鄉里。之士族爭以女。郎庚帖投慕容家。若曰得婿斯人。冠輅之榮。當不異拾芥。大夫早喪父母。婚事由己。乃遍擇里中女郎。得拓跋阿奴。喜曰。渠家累世台閣。今其兄行走上宮。參與機要。以若權勢。佐吾清才文章。固自有靈輿引。尤堪附托。已遂恪恭媒定之。奴育於拓跋家。側媵貴家妾。媵女日於名利場。着冷眼。其咀嚙甘苦。甚於蜜人子。微聞許爲大夫妻。念大夫貧士。殊勝紈袴。得脫名利場。作蘭閨清課。人福復不小。合卺之夕。芳心私慰。而大夫以奴之降。自貴人家。綢繆倍至。婉孌數夕。情愛乃篤。於畫棟之雙燕。好事者聞此。美滿之新眷。屬罔不曰。書中自有顏如玉。彼其之子。懷香抱玉。艷福固不淺。而拓跋娘據才子爲夫。婿愉悅亦無兩矣。

里有軒轅生。其祖嘗於晉代遊中散步兵間。狂放之習。恆屈稽阮而下之。死乃詔其子若孫曰。讀書人無他術。自重於世。途世無識者。卽遇雄主。亦溲溺儒冠之儔耳。若輩氣燄咄咄逼人。惟狂之一字。庶足折之。彼相如五步長孺。一揖猶帶頭巾。齷齪氣不願汝儕效之也。軒轅氏子孫秉斯立身遺訓。多得志者。至生而慨然曰。天下寧有氣可屈王侯而學不足信鄉里者哉。乃刻意讀書十年。而鄉里間無不知軒轅生者。慕容大夫婚後之月。許軒轅生突。然稱謁。奴宿聞軒轅生名。喜謂大夫曰。王侯不足以臣。生諸侯不足以友。生吾儕何幸。乃致生投刺請謁。哉。願郎禮之。大夫謙受。奴命肅衣冠以出。軒轅生此日服飾殊異。衣鷩衣。其補綴處直不啻初霽之雲色。無奇不有。又似千年前之畫品。絢素畢備。苦多霉損。冠進賢冠。則又光采奇麗。以之比衣。直似雜西子無鹽於一席。彼冠與衣幸爲絕無知覺者。否則必詰貴成訟。而

泥塗軒冕。正不知孰爲矯情也。然此日苟據生全體以衡論。則冠與衣猶未足稱絕倫超羣也。生固來賀大夫婚者。其絕妙之賀儀。竟爲纍如貫珠之冥帛。奇哉。地非墟墓。事非喪葬。生攜冥帛而來焉。何爲而生於斯時。謹敬將之。若此送死之不祥物。可點綴洞房以祝大夫伉儷百年者。試謔生眉眼間。皮裏笑。容衝突欲出。則知生固決然以冥帛爲賀禮者矣。

大夫出肅客。遍索不得而得。繼縷攜帛入於廳。事間方奇。詫問生遽笑而前曰。客在此。若詎不識軒轅生而別求所謂賀者。大夫周視生上下。覺除一冠以外。無一似賀客者。詫曰。君來何爲。軒轅生笑曰。來弔。拓跋夫人耳。言次。手舉冥帛。幾及於肩。大夫憤極直視。竟不成語。生狂笑仰天曰。慕容烈。儉哉。旣睹余冠裳之異。合有動於心。顧乃呆如糞土耳。雖然。余爲弔客。來不容不盡厥詞。乃不顧而唾。擲進賢冠於地。覆以冥帛。而言曰。金錢爵祿。智士所薄。良

以此物之足以破家亡國也。大好眷屬何亦值此惡魔。冤乎冤乎。拓跋阿奴。余行見孃之淚痕。洩瀾耳。言已疾趨。竟出。大夫聞生言。汗出自脊。眩然除富貴心腸外。幾無寸膚。不爲生語。所激刺。嗒然反顧。而盈盈自屏後出者。爲竊聽客語之阿奴。

越若干年。排衙之聲出。星子縣署。其聲陰慘。足示高坐堂上者。面當作鐵青色。旁多雁列。而虎視者。其態頗足與坐上人相稱。時有老人。僂僂隨吏役後。淚痕橫頰。泣且進曰。盜入吾室。乃如主人搜索。到婦孺不足。更掠子媳。去不白上官。倒懸何由解。踉蹌聽點。跪伏堦下。而呵叱聲與告訴聲。乃雜作。不半晷。彼老人已入衙外站籠中。呼吸僅屬。環而觀者。罔不顰蹙。低語曰。慕容公治下。何來劫盜。彼老人不上訴省吏。而逢慕容公之怒死晚矣。吏有聞斯語者。叱曰。汝乃不畏死。縱口舌作褒貶詞耶。觀者乃惕息掩耳去。訥訥頌邑宰。

明聖不止。噫。大夫誠老於聽訟者哉。

錦衾初溫。蘭缸未燼。慕容大夫芙蓉帳中。忽作絕世旖旎之辨。論拓跋奴歎曰。郎近以嚴刻市美譽。上司按語八字。下民怨毒萬重。大夫曼聲慰之曰。一行作吏。遑問良心。多殺一人。何足置意。但得舅爺歡志。願已足。奴慍曰。來俊臣一世能吏。今復如何。郎苟不宥此老人者。妾必崇於冤魂。大夫笑曰。如夫人言。合向田舍間討生活。作吏何爲。夫人休矣。試問汝阿兄。所以厚念此妹。增者。非喜其能多殺人耶。奴知大夫懷且利祿。所刼非言語所能醒。乃黯然不復語。翼日而報盜之老人死。一月而傳旨嘉獎之喜信。至三月而擢授九江守之恩意。下星子城中。香帛遍市。各中無上之誠悃。以送邑宰大夫。乃錦衣駿馬。攜拓跋娘以去。使君行旌出郊十里。如雲之衆。焚帛垆野。歡呼以祝。大夫顧盼若神。笑詰拓跋孃於車中曰。如何。

大夫無所慕。幼慕與鄰女戲。繼慕拓跋奴得妻。則慕上僚保案。自蒞九江。又慕白太傅。奴曰。白某以輕薄廢棄。何慕爲。大夫默然笑曰。慕琵琶聲耳。顧大夫畏奴。非畏奴。畏奴有兄足致已之升沉耳。會奴兄擢少宰。分天子黜陟權。臨制百僚。邸報至。大夫方微服。醺然歸。趣再拜向奴。謂舅日貴。指顧見宣麻。幘幘之下。宜踵前稱賀。觴惜被命守郡。無擅離職守禮。無已其攢金帛修啓。以獻耳。奴笑曰。無須官人忙。妾已遣人齎禮去矣。大夫則大喜。諛奴不已。越十日而使者賁謝帖歸。言少宰敬謝阿夫新姬艷且慧。此次賀禮無若阿夫腆者。大夫反覆視帖。大惑不解。奴笑曰。曩日醉歸。自何許綺筵。方撤香車。乍往移郎心上人作郎祝賀品。阿兄乃嘖嘖謝郎不有妹。今日少宰姬侍作太守夫人矣。大夫大悲。然以少宰故不敢忤奴。奴曰。剗將心頭肉。勿怪郎不歡。衛中亦有酒恣飲可已。大夫不敢答。

大夫官運亦大佳。排衙潯陽不匝歲。遽擢守首郡。失一玉人。得一南昌。其投報不可不謂銖兩恰當。皇帝家名器。食不足飽。衣不足暖。取之不竭。實如黃河之濁流。苟有好者。則求之。又不啻沉疾之望倉扁。人類名物。舍倡家尤物。外鮮可擬其奇妙。毋怪善營頂戴業者之視倌人。作官人也。大夫旣煊赫。綰首郡印。綬日北望道阿舅恩德。拓跋奴則戚戚若撓重憂。雖擅內媚術。若大夫終無能爲阿奴解。越半載而洪楊起南粵。阿舅以少宰膺督師命。開府江上。大夫大喜曰。臥榻之側。酣臥者乃吾阿舅。慕容太守今日登仙矣。果焉拓跋督師奏以大夫記名道員。總全軍輸挽。國庫民賦。絡繹攬來。大夫許惜大。夫自負風節。僅剋什一歸私橐。苟值盜跖流必肱。篋發扁以去矣。

大夫官益顯。則自謀者益臧。挾策以告督師曰。漢高留蕭何在關中。輸挽乃不竭。今阿舅督師江上。旗鼓逗留。方城漢水間。而委司餉需者於敵境。一旦